

带头劳动的好干部

农业出版社



带头劳动的好干部

农业出版社

带头劳动的好干部

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58 千字

1978 年 4 月第 1 版 197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制

印数 1—26,300 册

统一书号 3144·204 定价 0.20 元

目 录

“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

——普阳县大寨大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

..... 驻大寨联合报道组 (1)

汗水浇绿米粮川

——鱼台县三级干部参加劳动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迹

..... 中共山东省鱼台县委报道组 (7)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吴堡县三级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

..... 中共陕西省吴堡县委通讯组 (15)

我们是怎样做到“一、二、三”的···中共湖北省京山县委员会 (22)

要真学大寨就得带头干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 (28)

思想自觉 劳动过硬

——记天津市杨柳青农场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事迹

..... 天津市农林局通讯组 (31)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一辈子

..... 中共浙江省金华县委副书记 陈双田 (38)
金华县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

“赤脚书记”廖锡龙

——记中共平阳县委副书记廖锡龙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

..... 中共浙江省平阳县委办公室 (49)

带头劳动的好书记

——记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苏如图参加劳动的先进事迹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旗委报道组 (56)

不忘根本性的大事 保持劳动者的本色

——记中共文登县委书记栾聚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

..... 陆岩 (62)

坚持劳动的好干部

——记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张正桃坚持参加劳动的事迹

..... 肖明远、张丕利、王桂生、罗少先 (74)

“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 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

——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坚持参加
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缅甸总统吴奈温来大寨大队参观访问，下午三时离开大寨到了阳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去阳泉送了外宾，赶回大寨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她连歇也没歇，直奔地里干活，待收工时，她才跟社员一起回家。

有的社员看见郭凤莲经常是这样，就问她：“你是不是担心我们完不成任务？”郭凤莲回答说：“我不是担心大家，是担心我自己。一不劳动，群众就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群众。群众不了解我，就没法监督我，教育我。我不了解群众，开会就没有发言权，办事就少了主心骨。”

郭凤莲是这样，大寨其他干部也是这样。二十多年来，大寨的主要干部每年平均参加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大寨的社员深有体会地说：“在大寨，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大寨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什么能这样自觉？关键

在于他们对这件大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它当作反修防修的一个根本措施。

大寨的干部说：“锹把不丢，思想不修。”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人不变质的根本性大事。干部只有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的农村干部认为，干部和社员不一样，干部是当家哩，社员是出力哩。干部管着几百口、几千口人的事，又费心，又熬眼，再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那是图了个甚？大寨干部认为：农村干部和社员一样，都是干革命，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为了革资产阶级的命，让资本主义绝种，让社会主义胜利，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干部肩上比社员多挑着一副重担，要比社员多吃苦，多流汗。如果当了干部就脱离生产劳动，让社员养活，那和旧社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老爷有什么两样？干部不劳动，就不是真革命，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蜕化成为剥削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大寨干部在劳动的实践中亲身体会到，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处说不完；干部脱离了集体生产劳动，害处说不尽。

第一，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去掉私心，刨掉修根，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进攻。他们说：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是从“懒”开始的，干部脱离劳动就是变懒的表现，变修的缺口。干部好吃懒做，动嘴不动手，就不能坚持勤俭办社，就不能廉洁奉公，就会由懒到馋，由馋到占，由占到贪，由贪到变，

由劳动人民蜕变为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吸血鬼，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掌权人变成瓦解集体经济的钻心虫。

第二，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说：身教胜于言教，干部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干部为集体，才能带动大家为集体。

第三，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了解社员群众的思想动向，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们说：抓生产必须到地，抓思想必须见人。干部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和社员身挨身地干活，既见人，又见思想，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做思想工作不愁做不好。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同社员接触少，社员怎么想、怎么干都不清楚，思想工作无从下手，而且说人道人不如人，人家也不服不听你的。

第四，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心明眼亮嗅觉灵，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他们说，干部经常参加劳动，可以随时观察地富反坏的言行，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识破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活动。干部不劳动，抓阶级斗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摸敌情，就不能打胜阶级斗争这一仗。

第五，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随时掌握生产情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避免瞎指挥。他们说：干部领导生产，就得对点子，好点子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只有坚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学到、说到、做到。才能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经验，说话说到点子上，指挥抓到要害处，主意出在群众

心上，不断创造出新一套。

第六，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们说：集体生产劳动是干部和群众心连心的一根红线。干部是普通劳动者，群众对干部才信得过，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干部和群众才会成为水乳交融的同志关系。干部脱离了劳动，也就脱离了群众，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成为油水关系。

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

大寨干部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得好，不光是由于他们对这件大事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还由于他们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

一、三百天：没有重病或较长时期外出开会，干部每年必须劳动三百天以上。这三百多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开会不能算，在地里转游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跑外面联系工作也不能算。

二、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候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往回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

三、三个一样：干部要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记工，一样评工。

干部每年的出勤天数，评分结果，要和社员一样公布于众，让群众监督。每次评工后审查工分，党支部重点要审查

干部和干部家属，严格防止干部多记工分。干部不管多么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高了的，坚决降下来。

四、干五活：干部在劳动中要当社员的表率，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要求社员做到的，干部首先要做到，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

五、六勤。干部参加劳动，既要和社员一样出大力，流大汗，又不能埋头劳动图省心，要做到六勤：手勤——多带头实干；腿勤——出工前、收工后和地头休息时，要抽时间察看好农活；耳勤——多听社员的意见和反映；眼勤——多观察每个人的表现；脑勤——对听到和看到的要多动脑筋分析；嘴勤——发现问题，要及时给社员讲清，及时做思想政治工作。

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

有的农村干部问：我们也有制度，怎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如大寨干部好？大寨干部到底有什么奥妙？大寨的干部说：制度非有不行，可是有了制度你不很好执行，还等于没制度。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参加劳动的决心。有决心，制度就起到了约束作用；没决心，有制度也是摆样子。

三十年来，大寨干部始终自觉地执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支部主要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干部之间互相开展竞赛，谁都怕落后。今年四月，郭凤莲因为感冒只劳动了二十五天，比宋立英少出勤三天。她很着急，就抓紧时间赶，外出开会前的一两个小时或接待外宾后剩一两个小时，都要跑到地里参加劳动，决心补起耽误了的那三天。

大寨干部十分注意处理好工作和劳动的关系，工作安排得科学，保证了有时间经常参加劳动。他们长期坚持开地头会、饭场会和每天晚上开碰头会，用零星时间工作，腾出整时间参加劳动，就是会计也不例外。特别是郭凤莲、宋立英、贾存锁等几个女同志，工作忙，家务重，但她们宁肯少休息，也决不耽误劳动。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她们家里都有商量工作的人，经常是做饭时候开会，端着饭碗办公，有时忙得一次饭要分好几次吃，最后连碗也忘记搁在了谁家里。

大寨党支部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要求干部，不因为工作辛苦去迁就，不因为客观原因而降低标准。他们发现干部在参加劳动上稍有松懈，就立即进行批评帮助；对参加劳动不大过硬的干部，坚决让他补课；对问题比较严重，经过批评教育改进不大的，就断然采取措施，不让他继续当干部。一九五九年，青年会计赵素恒接了贾承让的班，当上会计，地位变了，他强调工作忙，参加劳动少了。党支部发现这一苗头，就让他补课：劳动锻炼。这个青年由老会计言传身教，整整锻炼了四年，劳动过了关，才重新担任会计。

大寨干部由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生产过硬，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称赞说：俺大队的干部不脱离劳动，炼出了大志红心，年老的不褪色，年轻的能接班，大寨红旗一定能越举越高！

驻大寨联合报道组

(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

汗水浇绿米粮川

——鱼台县三级干部参加劳动推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迹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山东省鱼台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水渠纵横成网，稻田齐正成方，万亩粮田，一望无际，一派兴旺景象。

但是，更加鼓舞人心的，却是机关为群众，领导下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动人事迹。一九七六年以来，这个县的县、社、队三级干部坚持“一、二、三”的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来了领导机关的革命化，培育了一支无产阶级的干部队伍。原来，有的干部嫌这里“蛤蟆汪，茅草荒，蚊子窝，生活苦”，现在爱上了鱼台农村，离开贫下中农就想得慌；以前，干部下乡一般是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就回机关。现在，领导带头，蹲点劳动，干部亲身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党的方针、政策直接送到群众的心坎上，群众的心思摸得透，生产环节抓得准，有问题在下面解决，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全县上下，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

• 7 •

(一)

领导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和贫下中农一样出大力，流大汗，是鱼台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特点。

鱼台，地处南阳、昭阳、微山三湖西岸，地势低洼，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地面低于湖河水位。一到汛期，湖水顶托，河水倒灌，天连水，水连天，整个鱼台县便成了水的世界。贫下中农受尽了水灾的苦，多么渴望解决水的问题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鱼台县委“一班人”的革命斗志，他们决心锁蛟龙，重新安排鱼台大地，打响了一场变水害为水利的人民战争。

初春，治理白马河的战斗打响了。三万名劳力开上了工地，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机器轰鸣，到处都是一派动人的战斗景象。担任工程总指挥的县委副书记尹伯敏，天刚蒙蒙亮就来到老寨公社西城大队民工营的工地，挽起袖子，卷起裤腿，跳到没膝深的泥水里干了起来。汗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就在他干得正猛的时候，一个民工看见一片脓血从他裤子上湮了出来。原来，他身上长了茶碗口大的一个疮，挖土撂泥，用力过猛，伤口迸裂了。大伙叫他快去休息。他说：“哪能那么娇贵，这点病算得了什么？”继续站在泥水里干活。工作队员小张为了让他休息，故意说县委来电话找他有急事。他信以为真，光着脚丫子，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工地指挥部。一打听，并没有那么回事，马上又赶回工地干了起来。贫下中农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他就另找一把干。就这样，除了回县里开一天会以外，他和社员摽

着膀子连续干了十整天。大伙又心疼，又敬佩，说：“咱老尹，真是铁打的，累不倒，难不垮。”在他的带领下，西城大队十一天完成了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二十六天。

鱼台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近几年来，他们开挖治理了境内的十六条河道，建设机电排灌站一百一十八处，修筑各种渠系建筑物一万九千多座，沟渠二万四千多条，共完成土石方一亿两千多方，扩种水稻四十八万亩，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建成了高产稳产田，改变了鱼台县多灾低产的面貌。

三夏、三秋是农业生产上的大忙季节。在鱼台县，由于稻麦连作，抢收抢种时间紧迫，季节矛盾显得尤其突出。每当三夏、三秋，农活挤成疙瘩，要是摆任务，算时间，数劳力，排工具，怎么也干不过来。但是，由于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大干苦干，早起三点半，地头三顿饭，晚上加班干，关键时刻连轴转，都及时完成了任务。算时间，一天等于两三天；论工效，一人顶两三人干。

麦收季节，相里公社相里大队的麦田开镰了。干部群众一起割麦，你追我赶，龙腾虎跃，走在最前面领趟子的是县委书记张守业。他弯着腰，迈开脚步，“嚓、嚓、嚓”直往前割。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社员们紧巴巴地跟在后面。队长担心头一天开镰，累坏了他，特地选了个好手来替他，他不肯。有人心想，张书记这么干，撑不下一个头午来。结果到吃午饭时，他仍是一路领先。有人认为，领导终究是领导，张书记可能下午不干了。谁知，下午他又早早地来到地头，带头干了起来，并且越干越猛。收工时一算，这一天，他割

了二亩一分。就这样，他和群众一起大干了三天，相里大队提前收完了小麦。群众高兴地说：“咱们的县委书记真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

劳动好与坏，全靠头头带。实现“一、二、三”，县委是关键。鱼台县委十二名常委，每年除留两名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全都深入基层，书记蹲点包片，常委蹲点包社。每年轮流当一个月的社员，在点上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在当社员期间，坚持和社员一样听从队长派活，和社员一样出工、收工，和社员一样完成劳动定额，和社员一样保证农活质量，和社员一样加班加点。早上，社员踏着干部的脚印出工；晚上，干部望着社员的背影收工。有了这样的带头人，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就越来越高。

(二)

“劳动好才能工作好”，这是鱼台县各级干部的一条深刻体会。县委领导带头大干，社、队干部紧紧跟上。石集公社党委书记于乃军是从县直机关调到公社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到公社他就带着粪筐、铁锨、镰刀三大件，带领公社干部分别深入到十六个生产大队蹲点劳动，研究问题，领导生产。一九七六年，紧张的三夏大忙刚过，公社号召开展积肥造肥运动。那时，人困马乏，发动群众比较困难，可是一放松，又将放过积肥的大好时机。于乃军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自己做起，从党委常委抓起，和社员一样每人积造五方肥。于乃军同志带头跳到齐腰深的河沟里捞杂草，连续干了一天一夜，积了七万多肥。接着，其他常委也都很快完成了任务。身教

重于言教。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在他们的带动下，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及时积造了近两亿斤土杂肥。在实践中，于乃军深深地体会到：当干部只有劳动好，才能工作好。干部要做到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不仅要充分认识坚持与群众实行“三同”的重要性，还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在一九七七年抗旱抢插夏稻时，他跑遍了全社的每个大队，每个排灌站，为抗旱插秧查水源，订措施。每到一个地方，就和社员摽着膀子干，一起抗旱，白天黑夜坚持在田间。有时开个碰头会，为了怕一坐下就睡着，干脆站着说。一天晚上，他从县里开完会已是半夜一点多钟了。当时，天下着毛毛雨，他又患重感冒，头痛、发烧，可他路过家门不入，撑着回到了公社。他躺在床上，心里翻腾着，一想到全社八个排灌站已经有五个不能提水了，怎么也睡不下去。不等天亮，他又赶到杨口提水站，和社员们一起挖引水洞，一起研究提水问题。群众激动地说：“有于书记这样的带头人，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更大了，什么困难也不怕。”

县、社干部齐心干，大队干部冲在前。谷亭公社临河大队的贫下中农一提起李春峰来，就说：“俺们的老支书‘官’做大了，庄稼人的本色更浓了。”李春峰同志是公社副书记，兼管区书记和大队书记。他当干部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他身兼数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来的劳动时间呢？李春峰同志说得好：“狠斗懦夫懒汉世界观，见缝插针挤时间，只要身不懒，就能劳动三百天。”他从县里开会回来不回家，不去办公室，自行车往地头一放，就下地干起来。公社早上开会，他提前起床下

地干一会；上午开会，他中午下地干一阵；下午开会，他晚上加班补回来。三夏三秋大忙，社员群众夜夜加班，他和几个支委夜夜都到，收工就睡在场棚里，天不明又带领社员出工。他常说：“干部变不变，就看地里干不干。劳动治百病，一懒生百邪。只要整天和群众在一起，劲往一块使，汗往一块流，心往一处想，思想就不会变，工作就做得好。”他的行动带动了大队一班人，一九七六年这个大队的支委平均每人劳动了三百三十天，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平均劳动了一百七十七天。由于他们和群众一起大干，带来了大变，全队粮食亩产连续十年突破千斤。

(三)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一九七一年，鱼台新县委员会成立后，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教导，决心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来抓，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并作出了决定。县委、县革委机关除留少数人坚持日常工作外，大多数干部由负责干部带领深入到五个公社三十一个大队蹲点包队，参加劳动。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问题并没有解决。几年来，县机关有不少干部还是泡在会议里，埋在表报中，守在电话机旁，陷入事务堆里，抽不出时间参加劳动。公社干部反映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半夜有事，还得办公，哪有时间参加劳动。”第一次全国农

业学大寨会议后，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以干部参加劳动为主要内容，进行开门整风。他们解剖了老寨公社东里大队党支部这个反面典型。这个大队党支部几个主要成员，由于长期脱离劳动，逐步演变为一个好吃懒做的懒汉班子，在“四清”中受到严肃批判和处理。后来，一个部队复员的干部担任了支部书记，根子本来挺正，也受过革命锻炼，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也走上了前任的老路。他“冬穿皮袄夏穿纱，伏天树下吃西瓜”，晚上赌博，白天睡觉，从而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在解剖东里大队这个典型的同时，大张旗鼓地表扬了象李春峰那样劳动好、工作好的模范标兵。在此基础上，县委重新作出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并响亮地提出了力争实现“一、二、三”的口号。一九七六年，他们顶住了“四人帮”不许批判“软、散、懒”，煽动干部回机关“造反”的妖风，大批懦夫懒汉世界观，把县委、县革委所属机关部门，由原来的四十三个，精简为二十六个，抽出一百零五人充实基层，常年蹲点的干部也增加了一百六十人。与此同时，他们大刀阔斧地精简会议、表报、文件和电话，层层设“闸”，把干部从日常事务堆里解放出来，保证干部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往年，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三夏”生产会议，总要开四、五天。一九七七年的“三夏”生产会议，在县委的点上召开，三千多人参加，晚上集合，天亮到齐，开了一天，大家又连夜赶回去传达贯彻。社、队坚决不在白天开会，凑一早一晚开，大会变成小会开，长话化为短话讲，吃着饭端着碗一样开。就这样，挤出了劳动时间，培养了革命化、战斗化的作风，使各项工作